

开辟通天路

权延赤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开辟通天路

权 延 赤

封面设计：赵希玮
插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102

开辟通天路

权延赤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

★

787×1092 1/32 7.75印张 130千字

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0册 定价0.51元

内 容 提 要

抗日刚胜利，党中央派刘坤到通化创办航空学校，建设人民空军。特务头子戴笠得到情报后，立即制定“死鹰行动方案”，派遣 13 号特务去进行破坏。

在平地起家的航校里，围绕起义人员肖山与工农出身的学员之间的矛盾，潜伏特务和土匪内外勾结的破坏活动，以及为寻找、运输日寇藏起的飞机，克服文化难关，学习飞行技术，与天空地上的敌人作战，查清敌特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展开了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

小说精心塑造了校长刘坤，学员刘雨林、鲁八、马二拉子，卫生员兰英等“开天人”的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他们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和勇往直前的创业精神。

目 次

戴笠的箭	1
文字头上一把刀	5
下马威	11
谈天说地	19
阎铁的忧虑	23
天外来人	28
“苦味酸”	36
愁人自有愁心事	43
开天人的胸怀	47
差点端了老本	55
伤疤引起的风波	63
弹压弹压	73
万国公司总经理	81
死亡洞	87
飞机坐大车	98

玉女峰·····	108
“13号攻击成功”·····	117
把人字写上蓝天·····	125
马二拉子·····	133
这才是真场合·····	139
老子不学了·····	148
刘坤讲课·····	154
爬得高，摔得狠·····	164
刘雨林的秘密·····	175
天灾还是人祸·····	183
“感应地雷”·····	188
烈火金刚·····	194
飞机吃粗粮·····	203
第四份档案·····	210
拉，拉，拉·····	218
长空雄鹰·····	226
这是真的·····	233

戴笠的箭

那是一九四六年一月。

古都北平^①，经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变得死气沉沉。天安门城楼的红墙被风雨吹刷得泥皮脱落，露出一行行的大灰砖；华表低头，石狮叹气。

天安门前的马路，那时还是用一块块的大方石铺成。马路上左右蹲着东西三座门，路南是圈起的红墙和堆积多年的垃圾。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穷苦人就挤在那里露天过夜。

一辆黑色轿车从古老的马路上驶过，经王府井大街向北拐去。车上坐着国民党军统局东北办事处主任文疆。军统局是国民党最大的特务机关，文疆就是军统局派到东北地区的特务头子。

街上，霓虹灯闪耀。文疆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绿，一会儿又变蓝。他靠在椅背上，两眼微闭，正在想心事。

蒋介石派杜聿明率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进攻东北解放区，已经攻占锦州，正准备向沈阳大举推进。没有极特殊情

① 即北京。

况，文疆是不会离开东北的。可是这次命令他回北平的电报，署名是“洪森”。这说明电报是军统特务最大的头子戴笠亲自签发的。据算命的说，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他用的化名，总是水汪汪的，以此弥补命中的不足。

东北战局既然吃紧，戴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文疆叫回来呢？谁也不知道。文疆自己也猜不透。

轿车停在兵马司一号。文疆开门下车，看看天，天色已黑。

副官按响电铃。等了一阵儿，回铃响了。副官把门打开。

文疆这家伙，反共已经有十四年的历史，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可是想到现在他要见的人，小腿肚子也有些打颤。他小心翼翼地踏过猩红色地毯，毕恭毕敬地站到戴笠面前。

戴笠脸长嘴大，长了一副马相。这家伙可迷信哩。他以为人长得象某种动物就是有福有命，所以很得意自己有一张马脸，墙上挂画总少不了“天马行空”，就连说话，也总爱象马一样先哼几个响鼻。

“哼哼，来了。”戴笠哼着响鼻，冷冷地说：“坐吧，先把这个看看。”他在一本印有大号“绝密”的卷宗上敲了三下，起身走进里屋。

文疆翻开卷宗，眼睛立刻瞪圆了。他看见一幅阴森可怕的图画：四支黑色的羽箭射向一只栖身岩穴的雏鹰。画面下是绿蓝色的一行字：死鹰行动方案。

这是什么意思？原来共产党要在东北办航校，为创建

人民空军打基础。戴笠得到这个情报后，大大吃了一惊。共产党要是长了翅膀还得了！他赶紧制定了一套破坏计划，这就是死鹰行动方案。

文疆把行动方案读过一遍，眼里冒出了凶光。

戴笠阴沉着马脸走回来，说：“哼哼，现在同共产党搞和谈只是攻心之计。打，才是我们的既定政策。毛泽东对此当然也明白，他们是有准备的。问题是看谁的实力压倒谁。哼哼！现在共产党在东北办航校，妄想建空军。真要是实现了，不但影响敌我实力对比，而且对整个自由世界都将是巨大威胁。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消灭在羽毛未丰之时！”

“是！局长。”文疆立正。

“我这四支箭你都记住了？”

“记，记住了！第一支箭，叫文胡子铲掉共党办航校的基地；第二支箭，把北平南苑机场作为轰炸基地，调一个飞行大队专门轰炸共党航校；第三支箭，截断共党的飞机来源；第四支箭，派遣 13 号打入共党航校内部进行破坏。”

戴笠点点头，伸手指向画面：“我的第四支箭，是煮过毒汁的铁箭！13号，懂吗？欧美人士最忌讳这个数字，这是个凶数，专给人带来灾难，共产党就是有孙悟空的本事，也休想逃出 13 号的掌心！”

“是是。”文疆试探地问：“这个 13 号我可以知道是谁吗？”

“不必了。你们就按规定和要求，服从调遣就可以了。”戴笠说到这里，把马脸一拉长：“去吧，马上派人同文胡子联

系，要舍得花钱！”

“是！”

文疆退出兵马司一号，脸上浮起一丝凶险阴冷的狞笑。

文字头上一把刀

在连绵起伏的长白山南端，浑江水冲积出一带广阔的平川。依山傍水有一座美丽的城市——通化。可惜那正是抗日战争结束不久，景色未免有些凄凉惨淡。一场大雪掩盖了饱受战火洗劫的土地，一道道残垣断壁，一堆堆瓦砾墟土，一个个弹坑水泡，就象不久前被消灭的日本关东军一样，都在风云翻涌的世界里消隐了。

通化城外有个飞机场，营区的院墙多处坍塌，又被人用一人多高的空炮弹壳围起来。现在，院门处聚集了不少人。

“我是文司令的联络副官，要见你们的头儿！”

一个脸色青灰，胡子巴碴的土匪，身穿狼皮大衣，头戴狐皮帽，腰上斜插两把盒子枪，气势汹汹地望着面前的几名解放军战士。

站在最前面的战士叫鲁八，二十出头年纪，膀大腰圆，象半截铁塔似地竖在土匪面前：“什么文司令？啊哈——文胡子？土匪！”

“哎哎，客气点，兄弟。现在国共和谈，我们文四爷接受整编，已经当上中央军通化支队的司令！”

“狗屁！屎壳螂找了粪扒牛，兵匪不分一家人。”鲁八朝

后一招手：“把兔崽子的枪下了！”

“慢着——”联络副官嗓门尖得岔了音：“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两名战士抢上前，不由分说下掉他的枪。这时，一名战士从营区里跑出，对鲁八悄声嘀咕几句。

“进去！”鲁八身子一闪，让开一条路。土匪联络副官装腔作势地挺挺胸脯子，朝里走去。

从一座倾斜的日本式平房里，出来几个人。领头的是个“大块头”，好家伙，壮实得象是来头牛也拱不动！嘴里叼个大烟斗，一股淡青色的烟雾飘过，露出一张黑黝黝的阔脸，两只亮闪闪的大眼，个儿高还喜欢往高处站，双脚一叉，立到一堆墟土上。

土匪联络副官立正行礼：“兄弟是国民革命军通化支队文司令的联络副官。你是——”

“大块头”的下巴稍稍一抬：“有话就说吧。”

“如今国共签订和谈协议，这块地盘是我们文司令的……”

“哪块地盘？”“大块头”举目四望，威严中带着一股讥诮：“人民的天，人民的地，我要在这里建设人民的空军。喏，见着那块牌子吗？”

联络副官伸长脖子，看见那座日本式平房的门旁，挂着一块松木牌，上写：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总队。他抽抽鼻子撇撇嘴：“要建请到别处去，这块地盘怕不安宁。我们文司令土生土长整整四代……”

“知道，不必介绍。”“大块头”拂拂手，象是在驱赶一只



苍蝇。

“那么这块地盘——”

“寸土不让！”

“好，兄弟告辞！”联络副官咬咬牙，那气势就不善。“大块头”笑微微，还要来个好收场：“副官的枪呢？拿来。”“大块头”哗啦啦打开了双枪大机头。这下子可吓坏了联络副官，连退两步，眼睛鼓得象蚂蚱。“大块头”膘着三十米开外的

一株榆树，说：“副官，看见没有？家雀也吵着要地盘哩。”

榆树上黑鸦鸦落满了麻雀，叽叽喳喳，鼓着脯子叫得正凶。

“大块头”双手一扬，“叭叭！”两枪。麻雀“轰”地惊起，四散飞窜。“大块头”随手一扬，“叭叭！”又是两枪。

厉害不？四只麻雀掉在地，天地间就象哑了一般静！

“大块头”关掉枪机，把双枪扔还惊呆了的副官，用烟斗嘴朝他轻轻一点：“回去告诉文胡子，这块地盘不好抢。文字旁边一把刀——我姓刘，叫刘坤！”

哈哈！联络副官的神气劲不见了，头点得象鸡啄米，“是是是，兄弟代转，兄弟一定代转。”回头跌跌撞撞往外蹿，刚出院门又摔一跤。背后响起人们开心的大笑。

这个刘坤可不简单，是名老红军。据说，在井冈山担任连长的时候，有次去收编一支农民起义军。这支起义军的头头全是草莽英雄，绿林好汉。讲义气，不懂“主义”。他们摆下一桌酒席，桌子底下埋了土炮，请刘坤来赴宴，顺便试试他的胆量。有胆就跟他走，没胆就把裤衩拿来套在他头上赶跑。刘坤可不知这些情况呀。喝第三碗酒时，就听轰隆一声巨响，酒席桌被掀翻了。起义军的大小头头心里虽然早有准备，可还是吓得摔了酒碗。再看刘坤，好么，单手举碗，一滴酒也没洒！淡淡地问一声：“是谁家的小孩子淘气呢？”这下子可不得了啦！大小头目跪下一地，就象撞着了活神仙，争相赌咒发誓跟刘坤走。刘坤扶起大家说：“我算个啥？要是没有共产党，我讨饭还不知敲那家的门哩！穷苦人要过好日子，只有生生世世跟着共产党走！”后来这

支农民起义军，终于被改造成了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连队。

一九三五年，党派刘坤去苏联学飞行。那时候，苏联正在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刘坤很快就飞上了天，可是没等学好，因为飞机出事故，摔断了右腿。

医生给刘坤接上骨头，养了两个月。拆石膏那天，发现腿骨接歪，右脚撇到侧面了。

医生难过地说：“刘同志，对不起，你不能飞了。”刘坤叼着大烟斗，狠吸一气儿，说：“扶我站起来。”医生扶刘坤起身站稳，刘坤试着活动两步，忽然飞起右脚，狠狠踢在小圆桌上。圆桌踢翻了，在医生的惊叫声中，刘坤摔倒在地，刚刚长住的右腿骨又踢断了。他头上滚动着豆大汗珠，喘着粗气说：“重——接！”

医生感动地哭了，又给他重新接正了腿骨。三个月后，刘坤便重新飞上了蓝天。一九三九年，刘坤回到延安，成立一个航空研究小组。这小组名字怪好听，其实只有六个人，挤在一个窑洞里，搞点纸上谈兵——别说飞呀，那几个同志连飞机也没见上过。

日本鬼子投降后，党中央就派刘坤负责建航校，为创建人民空军培养人材。从延安出发时，毛主席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刘啊，到东北去吧，那里海阔天高，我们要在陆军的基础上，飞出自己的空军来！”刘少奇副主席也微笑着说：“要有信心和决心，克服困难，办好第一个航空学校！”

就这样，刘坤带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的一百

多名学员，来到了东北通化机场。没有飞机，没有教员。冰天雪地，连吃的住的都很困难。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创建人民的空军！

现在立脚未定，土匪文胡子便要来抢地盘。这个文胡子，他家四代都当土匪，一夜之间就能啸聚起上千人马，个个都是亡命徒。刘坤手下只有一百多号人，其中还有十几名是日伪飞行人员，被我们教育后留下使用的，政治上不很可靠。这种形势怎不危险？这场对抗怎不叫人担心！可是刘坤居然象个没事儿的人一样，朝机场北边那座幸存的炮楼扬扬手：“喂，敲钟开饭！”

悠扬的钟声响起来。苍茫的天空，一只雄鹰蓦地折回头，平伸开坚强的翅膀，在炮楼顶上，悠悠地盘旋起来……

下 马 威

天刚蒙蒙亮，文胡子带着千把土匪下山抢地盘来了。这家伙五十多岁，络腮胡，三角眼，穿虎皮，骑青马，身后跟了八名如狼似虎的保镖。他见钱眼开，收了戴笠五百两蒜头金，泼了命也要把通化机场夺过来。

穿过一片柳林，机场已经在望。文胡子对身边一个农民打扮的人说：“石组长，戴老板把我当一支箭，太小瞧人！共产党是只鸡，老子就是一把牛刀！”

这个石组长就是军统局东北办事处的行动组长石汝明，上校军衔。他阴笑着，从牙缝里挤出一声：“看四爷的了，事成之后，拿人头领赏，一颗人头一条黄金！”

“哈哈，仗义！”文胡子发出一阵狂笑，马鞭一扬：“孩儿们，给我冲！”

三百人的土匪马队首先冲出，舞刀弄枪，发出一阵狂似一阵的怪叫，潮水一般冲过飞机跑道，扑向大弹壳围起的院墙。

突然，幽蓝的天空上落下一阵冰雹似的手榴弹。“轰轰轰！”一道道火光争先恐后地划破黎明前的黑暗，火光上翻滚着浓黑的烟团。马群发出受惊的嘶叫，顿时乱成一片，并